

四書考異

四書考異下

條考二十一

仁和翟灝晴江學

論語子張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後漢書獨行傳注引論語君子見危授命見得思義。文選殷仲文解尚書表注引論語子張問士子曰見危授命見得思義。

焉能爲亡。○論語釋文曰亡如字。集註曰亡讀作無其不可者拒之。○舊文拒爲距釋文曰距本今作拒下人將距我如之何其距人也同。漢石經爲距又可者下者距上凡闕四字今此間有五字疑漢本無其字。皇氏義疏本拒皆爲距。

異乎吾所聞。七經考文補遺曰古本聞下有也字

君子尊賢而容衆二句。韓詩外傳九卷子貢謂堂衣若舉此二語

接近人謂尊賢二語深合夫子愛衆親仁之旨此必子張述平日所聞于夫子者下五句方是重申已意據蔡中郎正交論云子夏門人問交于子張而二子各有聞乎夫子則漢人已作是說矣說之不虛可卽二語爲子貢所同聞證焉

我之大賢與。七經考文補遺曰我之大賢我之不賢古本竝無之字

子夏曰雖小道章。漢書藝文志引此章文題爲孔子

語又東平王恩傳致遠恐泥師古注亦題爲孔子語  
後漢書蔡邕封事曰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爲致  
遠則泥注曰論語子夏云云此邕以爲孔子之言當別  
有所據也 隋書經籍志引雖小道三句亦題爲孔子  
語 高似孫子略亦引孔子曰雖小道亦有可觀 廣  
韻泥字下引詩曰致遠恐泥

按邕所書石經自爲子夏一人當無兩據封事以爲  
孔子似因班書誤憶而後人皆相承誤

是以君子不爲也。考文補遺曰古本爲作學 漢書  
藝文志引文不作弗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三句。後漢書列女傳注引此爲

孔子語又日上有君子二字 中論治學篇引子夏曰  
 日習則學不忘 舊唐書張元素傳上書曰日知其所  
 不足月無忘其所能 太平御覽述文忘字作亡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章。後漢書章帝紀正經義詔引  
 此為孔子語

子夏曰百工居肆章。蘇文忠公集日喻引此為孔子  
 語 虞翻注易巽為工引子夏曰工居肆無百字

按周氏應賓云以成其事白虎通成作致檢本書惟  
 辟雍篇中引此今自為成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文選楊惲報孫會宗書注  
 引此為孔子語 七經考文曰古本必上有則字

各本註作教唯何允中  
 本作成當由依今論語  
 改之  
 鹽鐵論通有品引語曰  
 百工居肆以教其事除  
 註本作教張之象本亦  
 以成

按如考文古本作則必文也今所見皇氏義疏亦有則字而在必字之下于義不可通考文稱古本據云與義疏同則今義疏必屬訛倒史記孔子世家齊羣臣對景公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語意頗相類疑此文亦對質言可以不讀去聲望之儼然○釋文曰儼本或作嚴音同儼義疏本作儼然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章○蘇文忠公集上神宗書引信而後勞其民二句爲孔子語楊時荊州語錄引信而後諫二句爲孔子語

則以爲厲已也○釋文曰厲鄭讀爲賴恃賴也

信而後諫。○後漢書李雲傳論未信而諫則以爲謗已  
注引論語曰事君信而後諫其君未信則以爲謗已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章。○春秋繁露玉英篇作無踰

說苑尊賢篇人此章作  
大德不踰閑章句同

韓詩外傳二卷曰孔子遭程木子于剡之間傾蓋而語  
終日有間顧子路曰東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曰由聞  
之夫子士不中道相見孔子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  
可也 晏子春秋晏子對孔子曰吾聞大者不踰閑小  
者出入可也集註剩義曰據此則子夏之言將有所昉  
按據外傳此本孔子言而子夏述之也述其言而略  
其本事致覺其言之不能無弊也荀子王制篇又引  
孔子曰大節是也小節一出焉一入焉中君也亦與

此意同參觀之尤悉其言之本未有樊

子游日子夏之門人小子。漢石經游作游。大戴禮  
衛將軍文子篇注引子張日子夏之門人洒掃應對進  
退出入則可也。周禮僕隸注引論語亦無小子二字  
當洒掃。釋文曰洒色買反又所綺反正作灑掃今作  
埽。唐石經埽字作埽。周禮注引文亦作埽。  
抑末也。○釋文曰末或作未非也。

言游過矣。○唐文粹李翱答王載言書引文矣作也。  
孰後倦焉。○論語稽求篇曰倦卽古券字傳與券皆古  
印契傳信之物周禮考工記輔人左不券鄭氏注謂券  
卽今倦字可驗也。



區以別矣。○牟子理惑論引文別下有之字。困學紀聞曰胡五峯謂草木生于粟粒之萌及其長太難壞雲蔽日據山蟠地初具乎一粒之內而未嘗自外增之也此用樂記區萌之區當讀如勾

焉可誣也。○漢書薛宣傳君子之道焉可憊也晉灼注曰憊音誣師古曰論語載子夏之言

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漢石經卒字作卒惟字作唯。宋石經惟作唯。七經考文曰古本卒作終惟作唯。漢書董仲舒引論語惟亦作唯乎字作庠師古注曰論語載孔子之言。宋史黃裳傳亦引爲孔子言仕而優則學二句。○玉篇引論語學句寔仕句前。朱

子文集程允夫問子夏之言似爲時而發雖反覆相因而各有所指或以爲仕而有餘則又學學而有餘則當仕如此則其序當云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今反之則知非相因之辭也不知此說是否答曰舊亦嘗疑兩句次序顛倒今云各有所指甚佳

然而未仁○王肅家語注曰子張不務立仁義之行故子貢激之以爲未仁也誤子游爲子貢

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漢石經作吾聞諸子人未有自致也者 後漢書荀爽對策引曾子曰人未有自致者無也字

孟莊子之孝也○論語辨惑曰東坡謂聞孟獻子之孝

不聞莊子也遂疑莊爲獻字之誤夫聖人以爲孝則固  
孝矣而必欲求他證而後信不亦過乎

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孝傳作其不改父之政與  
父之臣

是難能也○義疏本無能字

上失其道二句○韓詩外傳三卷引傳曰魯有父子訟  
者孔子曰夫民父子訟之爲不義久矣是則上失其道  
則哀矜而勿喜○鹽鐵論後刑章則作卽 舊唐書懿  
宗紀咸通十二年勅引語則亦作卽 尙書大傳子曰  
聽訟雖得其旨必哀矜之

按此篇所記羣賢之言類多述其師訓不特曾子之

聞諸夫子也古籍淪亡未能徧考而條著偶有見者不敢更漫置之

子貢曰紂之不善章○漢石經貢作贛下凡貢字倣此不如是之甚作如是其甚義疏本不善下有也字論衡語增篇齊世篇皆引此章爲孔子語如一作若史通疑古篇引作桀紂之惡不至是羅泌路史發揮引作紂之不道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章○義疏本食作蝕焉作也文子上義篇晉書潘岳傳北史蕭大圓傳柳柳州集與楊誨之書皆作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晉書劉頌傳古之人有言曰君子之過如日之蝕焉

隋書魏澹傳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圓首方足孰不瞻仰路史黃帝紀論作如日之有食焉太平御覽作日月之蝕人皆見之舊唐書元行沖著釋疑論引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爲仲尼言蘇文忠公集再上皇帝書引全章文爲孔子言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節○史記弟子傳陳子禽問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云云

按孝經疏云劉歆張禹之義以爲仲者中也尼者和也孔子有中和之德故諡曰仲尼又檀弓魯哀公誄孔子注云尼父因其字以爲之諡疏云尼則諡也中和之說稍近穿鑿魯哀公事則甚信而可徵論語一

書惟此以下四章稱仲尼四章連次篇末且有其死也哀之文必俱孔子既卒後語合中庸孝經之稱謂觀之則尼誠孔子謚矣今人藉口三經謂弟子子孫皆可呼其師與父祖之字殆未深考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漢石經墜作隧 白虎通禮樂篇引此爲孔子言

賢者識其大者二句○漢石經識作志 漢書劉歆傳引亦作志 孟子尹士章章指述亦作志 野客叢書曰識字無音今人多讀如字而蔡邕石經作志是當讀識爲志也 唐文粹杜牧注孫子序子貢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遠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近者 文苑英華李

御覽一百七十四風俗  
通引作壁如宮牆

舟獨孤常州集序在人賢者得其大者

而亦何常師之有○晉書禮志引子貢曰夫何常師之  
有 文選閒居賦注引論語叔孫武叔曰吾亦何常師  
之有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節○太平御覽述論語叔孫武  
叔謂子貢曰仲尼豈賢于子乎對曰譬之宮牆云云  
譬之宮牆○漢石經作辟諸宮牆 義疏本之作諸  
四書纂箋本之亦作諸 白虎通社稷篇引論語亦作  
諸 七經考文補遺曰一本牆下有也字

賜之牆也及肩○漢石經牆字作牆又牆下窺見上闕  
二字今此間有三字疑漢本無也字

窺見室家之好。○舊文窺爲闕釋文曰闕素規反好如  
字舊呼報反 義疏本宋石經本窺字皆爲闕 古史  
弟子傳窺亦爲闕 孔叢子論書篇闕其門而不入其  
室惡規其宗廟之奧百官之美乎用此下文詞而窺亦  
爲闕 藝林伐山據論語此文云古字窺作闕

夫子之牆數仞。○釋文曰仞一作刃音同刃 義疏本  
作夫夫子之牆 七經考文曰一本作夫夫子之牆也  
數仞足利本也字同 風俗通義曰論語夫子宮牆數  
仞由是言之宮室一也謂此語有宮字 魏李仲璇孔  
子廟碑汲縣太公碑用此文仞皆作刃  
不得其門而入。○義疏本入下有者字



夫子之云○義疏本無之字

他人之賢者丘陵也○風俗通義山澤卷引無者字

後漢書列女傳注引作猶邱陵焉

仲尼日月也○義疏本日上有如字 後漢書孔融傳

列女傳二注引皆有如字又孔融傳注無也字

無得而踰焉○文選楊修答臨淄侯牋注引文焉作也

人雖欲自絕○義疏本絕下有也字 文選運命論注

引作人雖自絕也

多見其不知量也○邢氏疏曰古人多祇同左傳多見

疏也服虔本作祇見晉宋杜本皆作多 論語詳解曰

易云無祇悔九家本作無多悔亦可證

舊本御覽一本作仲尼天  
也不可階而升也  
今校

按列子仲尼篇陳大夫聘魯見叔孫氏叔孫曰吾國  
有聖人曰非孔某耶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叔孫曰  
吾聞顏回曰孔某能廢心而用形據此則叔孫固稱  
仲尼而未之敢毀矣列子書多假設之言本不當以  
爲實就其所言論之稱聖人而以廢心用形爲詞卽  
謂之毀聖人可爾

子爲恭也。太平御覽述文子下有之字

夫子之不可及也節。七經考文補遺曰古本及下無  
也字 後漢書張衡傳注引文及下升下並無也字  
鵬冠子泰錄篇注子貢曰仲尼天也不可階而升也  
周髀算經曰天不可階而升地不可尺寸而度

夫子之得邦家者。○七經考文補遺曰古本無者字  
道之斯行。○義疏本道字作導

綏之斯來。○漢書董仲舒傳引文來字作徠

永康金克承校字

四書考異下

條考二十二

仁和翟灝晴江學

論語堯曰

堯曰咨爾舜。尙書舜典帝曰格汝舜。潛夫論五行志堯禪位曰格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

天之曆數在爾躬四句。大禹謨舜命禹辭自天之歷數在汝躬至允執厥中相間四語。自允執厥中至四海困窮天祿永終相間八語。書古文允也厯數至女躬又允執乎中又三乘朱窮允縉兇牢。漢書歷律志敘傳述文數上一字俱作歷。柳宗元集論語辨述文無允執其中四字。王栢書疑以此節二十四字補次舜

典舜讓於德弗嗣下 四書辨疑曰此四句皆舜以命禹未嘗又見堯以命舜也且於大禹謨中零碎採摘湊合在此非舜命禹之全辭也又通看一章經文自堯曰至公則說語皆零雜而無倫序又無主名不知果誰所言古今解者終不見有皎然明白可通之說亦不見有公心肯言不可通解者惟東坡謂此章雜取禹謨湯誥泰誓武成之文顛倒失次不可復考此說爲近人情按古論堯曰篇僅此一章此蓋是論語後序故專爲篇而文今不全故覺其難通解也周易序卦與詩書之序舊俱列篇第數中而退居于筴尾今詩書序分題于各篇章傳注家所移置耳周秦兩漢書籍如莊

子天下篇史記自序淮南子要略越絕書敘外傳記  
潛夫論敘錄鹽鐵論大論文心雕龍序志篇皆屬斯  
例若漢書之敘傳華陽國志之序志後語大序後復  
有小序也論衡以對作篇爲序其後更有自紀一篇  
則附傳也參同契以自作啓後章爲序其後更有補  
塞遺脫一章則補遺也呂氏春秋以序意章爲序次  
列季冬紀末蓋呂以春秋名書專以紀時令故十二  
紀畢隨序其意而入覽六論乃所附見者也荀子當  
以非十二子篇爲序今次第六乃唐楊倞作注時誤  
移倞自序言其篇第頗有移易是也由是類觀則此  
章暨孟子由堯舜章之爲一書後序夫何疑耶子張

問以下古原別分爲篇蓋于書成後續得附編故又居後序之後

曰予小子履。程子遺書曰曰字上少一湯字。論語辨惑曰此章編簡絕亂有不可知者程氏云當脫一湯字嗚呼豈特此一字而已哉。尙書古文訓曰湯名惟見論語曰履古文履字作復篆文與湯類蓋履者湯之誤。書湯誥正義曰鄭康成解論語云用元牡者爲舜命禹事。

按大戴禮商履代興竹書稱天乙履湯名不僅見此也此上脫去湯字鄭氏以曰字通上節讀故以用元牡爲舜命禹事詩閟宮正義論語曰皇皇后帝論語

說舜受終文祖宜總祭五帝也周語王子晉言皇天  
嘉禹胙以天下韋昭注引論語帝臣不蔽簡在帝心  
證之皆以此節爲舜禹事相承于鄭氏耳

予小子履節。尙書湯誥曰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  
敢赦敢用元牡敢昭告於上天神后請罪有夏又曰爾  
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  
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古  
文敢作敢用作朕作朕簡在作東丕有罪作大皐無  
以作亡日萬方作万仁 集解孔氏曰墨子引湯誓其  
辭若此邢氏疏曰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者以其尙書  
湯誓無此文而湯誥有之又與此小異唯墨子引湯誓



與此正同故言之 墨子兼愛下篇夫兼相愛交相利  
不惟禹誓爲然雖湯說亦猶是也湯曰惟予小子履敢  
用元牡告于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卽當朕身履未知得  
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  
罪卽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卽此湯兼也 周語  
內史過引湯誓余一人有辜無以萬夫萬夫有辜在余  
一人韋昭注曰今湯誓無此言則已散亡矣 呂氏春  
秋季秋紀湯克夏而天大旱湯以身禱於桑林曰余一  
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  
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 論語稽求篇曰予小子履  
一段不標何書墨子兼愛篇以諸句爲湯說文而孔安

國注論語直曰見墨子引湯誓辭若其爾萬方有罪四語則與國語內史過引湯誓正同是舊來湯誓原有爲今文湯誓所無者此必原有師承有以誥名誓者觀國語墨子兩引湯誓而今文兩無之必有故也 朱彝尊經義考曰孔安國言墨子引湯誓若此而國語亦謂湯誓其爲湯誓逸句無疑也梅賾不察誤入諸湯誥篇又從而修飾之過矣

按此章歷敘古帝王受命大略孔安國班固杜佑皆以此一節爲湯伐桀告天之文義最當也墨子所述乃湯禱雨之辭別稱湯說並未謂之湯誓呂氏春秋亦述之爲桑林禱辭孔氏云墨引湯誓若此邢氏但

望注爲疏不遽舉兼愛篇文以質其實墨子非僻書  
刑豈不得見乎亦以其爲旱禱之辭不合此章義例  
而又名說名誓之兩不同耳墨子尙賢篇又引聿求  
元聖與之戮力同心謂之湯誓此辭同在今湯誥中  
別以誓名統觀墨子所引書篇有曰豎年曰官刑實  
皆今伊訓文有曰禹誓曰術令實皆今禹謨文其他  
錯雜不倫名目迥異者更十餘條愚疑墨者所稱詩  
書俱有別本私授與吾夫子所刪定不同說者不得  
以墨家之法責儒家之經也

敢昭告于皇皇后帝。白虎通三正篇引論語作皇王  
后帝又三年篇引論語作皇天上帝 柳宗元論語辨

作皇天后土

朕躬有罪四句。漢石經朕躬有罪母以萬方萬方有  
口在朕躬隸釋曰母板本作無萬方有下闕一字板本  
有二罪字 皇氏義疏本萬方有下少一罪字與漢石  
經正符 宋文鑑趙普論彗星疏引尙書堯曰萬方有  
罪罪在朕躬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書武成大賚于四海 詩序曰  
賚言所以錫予善人也

雖有周親節。書泰誓中篇文古文有作大親作親仁  
作忝一作忝 無逸正義引百姓有過在予一人爲湯  
語 漢書元帝紀建昭五年詔曰傳不云庠百姓有過

在予一人師古注曰論語載殷湯伐桀告天下之文也  
亦誤爲湯 說苑君道篇引書作百姓有罪 王弼周  
易觀卦注百姓有罪在於一人 墨子兼愛中篇昔者  
武王將事泰山隧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  
既獲仁人尙作以祇商夏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若仁  
人萬方有過維予一人 說苑貴德篇武王克殷問周  
公曰將奈其士衆何周公曰使各宅其宅田其田無變  
舊親惟仁是親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武王曰廣大乎平  
天下矣韓詩外傳淮南主術訓與說苑同尙書大傳作  
無故無新惟仁之親餘文亦同

按此亦傳述各不同愈見前條之當篤信尙書矣

四方之政行焉。義疏本焉作矣。漢書歷律志周衰失政孔子陳後王之法曰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矣。公羊傳昭公三十二年注引此全節文亦冠孔子曰字。

與滅國節。說苑君道篇武丁思先王之政與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又敬慎篇同。公羊傳宣公十七年注引全節文上冠孔子曰。後漢書逸民傳論曰所謂舉逸人天下之人歸心者乎兩民字俱作人。顏師古漢書外戚侯表注引論語孔子陳帝王之法云云民亦俱作人。文選兩都賦序求爲諸孫置守塚人表兩注俱引論語與滅國繼絕世逸民傳論注引論語舉逸人天下

之人歸心焉上俱冠子曰字

所重民食喪祭。書武成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正義曰  
論語卽是此事而彼無五教錄論語者自略之耳 漢  
書藝文志孔子曰所重民食師古注曰論語載孔子稱  
殷湯伐桀告天辭也

按世據尙書文謂此語當以民字絕句考集解孔氏  
曰重民國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喪所以盡哀重  
祭所以致敬民食喪祭四字平說則在此論語還當  
以重字絕句矣自謹權量以下數節漢唐人通以爲  
孔子言右錄何休班固顏師古李善諸條可見  
寬則得衆節。漢石經無信則民任焉五字 義疏本

亦無此五字又公則說說字作悅悅上有民字 四書  
湖南講曰此孔子平時論仁之言卽所告子張者其無  
子曰如前引湯武之言亦未有湯武字也或問既是孔  
子言不明白指出何又去却恭惠二句而換以公則說  
曰看前所引書語亦多改易原不拘定字字相因也

按四語與上文絕不蒙與前論仁章文惟公說二字  
殊慢泰以前疑子張問仁一章原在古論子張篇首  
而此爲脫亂不盡之文古書簡盡則止不以章節分  
簡故雖大半脫去猶得餘其少半連絡于下章也下  
章子張問政孔子約數以示俟張請目然後詳晰言  
之與問仁章文勢畫一顯見其錄自一手又二十篇



中惟此二章以子答弟子之言加用孔字蓋古分堯  
曰子張問以下別爲一篇與前季氏篇爲別一記者  
所錄稱孔子是其大例故知命章首舊本亦有孔字  
今以問仁章亂入陽貨之篇既嫌其體例不符而公  
山佛肸連類並載之間橫隔以此亦頗不倫論語後  
十篇多脫悞朱子嘗言之堯曰篇顛倒失次東坡又  
嘗言之民食喪祭以上已似輯自殘斷之餘以下則  
竟全脫一簡敘羣聖畢宜更有孔子論斷或弟子贊  
孔子若祖述憲章之類今亦已脫去矣恭實寬信敏  
惠之本獨舍此句未足該歷帝王爲治之體要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義疏本問下有政字

尊五美屏四惡。漢平都相蔣君碑遵五遊四隸釋曰  
後漢傳有遵五遊四之文此碑亦然蓋漢人傳魯論有  
如此者 四書纂箋曰韻書屏字上聲者注云蔽也去  
聲者注云除也屏四惡之屏當去聲而舊音丙可疑  
按今范氏後漢書惟祭遵傳云遵美屏惡朱子大學  
或問舉遵五遊四文則但云漢石刻辭當俟更考  
泰而不驕威而不猛。中論法象篇孔子曰君子威而  
不猛泰而不驕上下易置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周易益卦注因民所利而利之  
焉 周禮旅師疏引論語因民所利而利之亦無上之  
字 文選洞簫賦注引論語亦無上之字民諱作人

擇可勞而勞之。○義疏本擇下有其字

君子正其衣冠。北魏誓封軌傳君子整其衣冠尊其  
瞻視

不教而殺謂之虐。○漢書董仲舒策引文殺作誅 太

平御覽述論語慢令致期謂之賊不教而殺謂之虐上

下易置 荀子坐宥篇魯有父子訟者拘之三月其父

請止孔子舍之季孫不說孔子曰慢令謹誅賊也令有

時斂也無時暴也不教而責成功虐也已此三者然後

刑可卽也 韓詩外傳三卷子貢謂季孫曰賜聞之託

法而治謂之暴不戒致期謂之虐不教而誅謂之賊以

身勝人謂之責

韓詩外傳五孔子曰不威者  
威官也慢令致期暴也不教  
而誅賊也君子凡此三者

猶之與人也。韓李筆解曰猶之當爲猶上

出納之客。舊文納爲內釋文曰出尺遂反又如字內  
如字又音納本今作納客力刃反舊力慎反 義疏本  
納爲內 唐石經納亦爲內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舊文子曰上有孔字釋  
文曰孔子曰不知命魯論無此章今從古 義疏宋石  
經子曰上並有孔字 漢書董仲舒策引孔子曰不知  
命亡以爲君子無也字 韓李筆解本無也字 韓詩  
外傳六卷後漢書馮衍傳注文選王命論注文苑英華  
白居易試進士策問引文君子下並無也字

蘭谿葉望旦校字

四書考異下

條考二十三

仁和翟灝晴江學

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見梁惠王。十一經問對問此見字何音對曰當音現下見上曰現兩相見曰見孟子受聘而至則有臣見君之禮非兩相見也

叟。金履祥孟子集註考證曰字當作麥北山何文定公謂當連下文一句讀之

亦將有以利吾國乎。論衡刺孟篇述作將何以利吾國乎無亦字有作何 史記亦作將何以

王何必曰利二節。周禮小宰疏引文王何必曰利作

何必曰利王曰何以利作王則曰何以利而國危矣作則國危矣 史記魏世家惠王言將何以利吾國孟軻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君欲利則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則庶人欲利上下爭利國則危矣爲人君仁義而已矣何以利爲 司馬光資治通鑑述孟子曰君何必曰利仁義而已矣君曰何以利吾國云云胡三省註曰通鑑於此段前後皆王因孟子文也中間敘孟子答魏王之言獨改王曰君不與魏之稱王也 集註考證曰若從通鑑則孟子至梁時魏尙爲侯此章稱之爲王乃他日論集著書之時追書之耳當從呂氏大事記爲正蓋始各王於其國至徐州之會則王之號通於天下矣 曰

知錄曰魏世家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相王也追稱父惠王爲王而孟子書其對惠王無不稱之爲王者則非追尊之辭矣司馬子長知其不可通而改之曰君通鑑亦以此改作君何必曰利然孟子之書出於當時不容誤也

上下交征利。周廣業孟子四考曰趙氏注征取也子長約舉孟子文作上下爭利征爭二字爲義迥別不奪不饜。孫爽孟子音義曰饜一鹽切又於鹽切鹽鐵論地廣章曰苟先利而後義取奪不厭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二句。鹽鐵論取下章引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義而後其君也略三字 三國志

陳思王植疏曰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上下易置 宋書禮志載晉王導疏引此文亦略上句者也二字

王亦曰節。疏曰一說此是惠王悟孟子之言爲是而以己言爲非故亦應之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舊唐書裴諝傳引孟子曰理國者仁義而已何以利爲 按通鑑述此章文於未有義而後其君下約識之云王曰善蓋從疏中後一說

顧鴻鴈麋鹿。楊時荊州語錄述文麋作麋

雖有此不樂也。太平御覽述無也字

詩云經始靈臺節。賈誼新書君道篇詩曰經始靈臺



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文王有志爲  
臺近規之民裹糧而至弗趨而疾弗期而成命其臺曰  
靈臺謂其囿曰靈囿謂其沼曰靈沼愛敬之至也詩曰  
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皤皤王在靈沼於  
勿魚躍文王之澤下被禽獸咸若攸樂而況士民乎  
按此卽潤色孟子爲文賈子書中多有之後錄見其  
生憂民之憂舜人也西子蒙不潔諸條可互參詩辭  
少經之營之四字疑傳寫脫漏

王在靈囿。毛詩音義曰囿音又徐氏于目反

白鳥鶴鶴。大雅鶴作鷖。孟子音義張鎰云詩本作  
鷖鷖戶角切古字假借今依詩本音。說文解字引詩

亦作鷺鷥。賈子新書禮篇君道篇各引此詩俱作鷺鷥。何晏景福殿賦鷺鷥鷺鷥白鳥文選注曰鷺與鷺同。讀四書叢說曰禽名之鷺音涸在鐸韻鷺鷥之鷺音學在覺韻。

按鷺疑鷺之形似譌說文鷺鳥之白也胡沃切於物魚躍。音義曰物丁公著本作仞。

按史記殷本紀充仞宮室司馬相如傳充仞其中者不可勝紀仞皆與物通今通志堂所刻孟子音義云丁本物作仞仍必誤字僭爲改正。

而民歡樂之。音義曰本亦作勸樂。

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音義曰害如字張音曷尙。

書害作曷女作汝偕作皆古文皆日害𡵚予及女皆亾  
害女字與孟子同

按趙氏章句云日乙卯日也害大也湯言是日桀當  
大喪亡我與女俱往亡之集註不同乃別用孔氏尙  
書傳及裴細史記解所引尙書大傳

填然鼓之。字鑑曰說文鐘鼓鼓字从支孟子填然鼓  
之之鼓从支支音撲

不違農時六句。鹽鐵論通有章引孟子曰不違農時  
穀不可勝食蠶麻以時布帛不可勝衣也斧斤以時入  
材木不可勝用佃漁以時魚肉不可勝食 荀子王制  
篇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穀不絕而百

姓有餘食也網罟毒藥不入澤洿池淵沼謹其時禁故  
魚鼈優多而百姓有餘用也斬伐養長不失其時故山  
林不童而百姓有餘材也

按逸周書大聚解云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斤  
以成草木之長夏三月川澤不入網罟以成魚鼈之  
長且以并農力執成男女之功夫然則有生而不失  
其宜孟荀之言並本於此

數罟不入洿池。音義曰數七欲切丁張音朔 太平  
御覽水部述孟子洿字作汙

養生喪死無憾二句。歐陽文忠公集原弊論引孟子  
曰養生送死王道之本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周禮遂人注曰廬孟子所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麻者也桑下有麻字 又載師疏曰注云廬無穀者孟子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麻是也云古之宅必樹者卽孟子桑麻是也閻師疏亦曰庶人五畝之宅樹以桑麻 梁書張充與王儉書有五畝之宅樹以桑麻句 沈隱侯集究竟慈悲論引五畝之宅六句稱孟子爲外典 路史皇覃氏論引文樹諱作蒔樂城集河南府進士策問引文樹諱作植五十者可以衣帛矣。周禮載師注引孟子則五十者可以衣帛上有則字下無矣字

七十者可以食肉矣。毛詩小雅無羊正義引孟子曰

七十者可以食雞豚

可以無饑矣。戴震訂舊趙注本注疏本宋刻九經本  
賈三復石經本饑字俱作飢下黎民不饑倣此 張枋  
孟子說蔡謨孟子集疏四書集編四書纂疏四書纂箋  
四書通諸本俱共下饑字作飢

按字書饑在八微居依切訓穀不熟飢在六脂居夷  
切訓餓也音義皆不同此文應如各舊本爲飢下齊  
桓章重見此一段自屬飢字不誤

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禮記王制斑白者不提挈  
方氏解義曰孟子言不負戴蓋負以背而戴以頂提挈  
則一以手而已其言互相備 又祭義斑白者不以其

任行乎道路亦以頒爲斑 事文類聚續集述孟子文  
作斑白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八句。鹽鐵論水旱章引孟子  
曰野有餓殍不知收也狗彘食人食不知檢也爲民父  
母民饑而死則曰非我也歲也何異乎以刃殺人則曰  
非我也兵也 漢書食貨志贊曰孟子亦非狗彘食人  
食而不知斂野有餓莩而不知發 管子國畜篇歲適  
美則市糶無與而狗彘食人食歲適凶則市糶釜十鎰  
而道有餓民故人君斂之以輕散之以重 鶴林玉露  
曰孟子云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檢字一本作斂蓋狗  
彘食人食粒米狼戾之歲也法當斂之塗有餓莩凶歲

也法當發之 孟子集疏曰常平蓋古法孟子言狗彘  
食人食而不知檢班氏食貨志檢作斂是也夫豐歲不  
斂饑歲不發豈所謂常平乎周官司稼視年之上下出  
斂法正謂此耳 陸宣公奏議云犬彘厭人之食而不  
知檢 冊府元龜邦計部小序引孟子亦作犬彘

塗有餓莩而不知發。音義曰莩皮表切或作莩或作  
殍皆同丁氏音孚 後漢書仲長統傳注引文莩字作  
殍 四書纂箋曰廣韻四紙殍注音圮草木枯落也三  
十小殍注餓死曰殍亦作莩十虞莩注音敷亦曰餓死  
皆一義也 字鑑曰莩从受漢書塗有餓莩孟子亦常  
作塗有餓莩莩與莩不同莩音孚說文草也毛晃云凡



餓莢莢落字今从孚者蓋受變爲孚信之孚傳寫誤爾  
按漢書音義莢讀莢有梅之莢顏師古謂與殍同白  
居易詩俱化爲餓殍則以叶入虞韻蓋殍亦有孚音  
而莢字未聞其讀莢也

刺人而殺之。音義曰刺七亦切又七四切

以刃與政三節。馬總意林錄孟子孟子謂惠王曰虐  
政殺人何異刃耶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  
餓莢此謂率獸食人且人惡之況虐政乎

庖有肥肉四句。新序雜事篇庖有肥魚廐有肥馬民  
有饑色 鹽鐵論園池章語曰厨有腐肉國有饑民廐  
有肥馬路有餒人 古文苑揚雄太僕箴曰孟子蓋惡

夫廐有肥馬而野有餓殍鮑彪注殍方九反 太平御覽述孟子曰廐有肥馬途有餓殍是率獸而食人也略二語 漢書王吉傳民大饑而死死又不葬爲大豬所食而廐馬食粟苦其太肥王者受命於天爲民父母固當若是乎毛奇齡曰此借孟子語疏而爲言

始作俑者三句。禮記檀弓孔子謂爲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 文子微明篇魯以俑人葬而孔子嘆見其所始卽知其所終 羅莘路史注引韓愈曰俑當作踊言刑繁則踊貴踊象人足而用之

及寡人之身段。史記魏世家鄒衍淳于髡孟軻至梁梁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於外太子虜上將死國以

空虛以羞先君宗廟社稷寡人甚醜之斐不遠千里辱幸至敝邑邑之廷將何以利吾國 史記辨惑曰孟子初見梁惠王王泛問利國之說他日又以挫衄於鄰國之故求所以洒其恥者分明是兩節而魏世家云云文辭繆亂矣

東敗於齊長子死焉。魏世家惠王三十年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爲上將軍與齊人戰敗於馬陵齊虜太子申

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商君傳魏鞅伏甲士而襲虜魏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

南辱於楚。集註考證曰周顯王十年楚伐魏挾白馬之口以水長垣之外十六年楚景舍取魏睢澨之間此所謂南辱於楚歟若昭陽伐魏敗魏師於襄陵取八邑則在梁惠王後十二年當顯王四十六年距孟子初見梁惠凡十四年矣

願比死者一洒之。山井鼎孟子考文曰古本一字作壹 宋刻本作壹 四書辨疑曰比當讀爲上聲比猶比方倣倣之也蓋將不顧其生願倣前之戰死者與敵決戰而雪其恥也

深耕易耨。音義曰耨奴豆切字亦作耨音同 五經文字曰耨从木經典相承从耒久故不可改

向坊注呂氏春秋樂成  
篇引望之而不似人君

仁者無敵。黃石公上略引古軍讖曰：賢者所過其前無敵。

孟子見梁襄王。韻書敏求記曰：孟子見梁惠王，見梁襄王，並當與暴見於王。他日見於王，同音現。宣公前二見字，無音學者相承如字讀，非也。

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周益公文集蕭之敏墓志引孟子嗜字作者。

沛然下雨。音義曰：沛字亦作霈。初學記天類雨類兩述此文，皆作霈字。

則苗浡然興之矣。二句。說苑復恩篇曰：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草興起，莫之能禦。

民歸之由水之就下。音義曰由與猶同古字通用  
宋九經本由作如 增修韻略引孟子民之歸仁也由  
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誤兼離婁篇文爲一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八節。藝文類聚述孟子  
曰齊宣王問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曰仲尼之  
徒無道者未之聞也臣聞王坐堂上有牽牛過者王問  
之對曰將以饗鐘王曰吾不忍其觳觫而就死以羊易  
之是見牛未見羊此乃仁術足以王矣

按此斷章之言苟足明事而已故不與本同

無以則王乎。集註曰以已通用 四書辨疑曰以王  
當各從本字無以無以言也桓文之事旣無以言則言

王道可乎 慈湖家記曰孟子凡與齊宣王言王皆如字耳後儒讀者多轉爲去聲非也

按篆文以已形相似史越世家越以服爲臣漢張良傳羽翼以就皆以以爲已荀子非相篇人之所以爲人者何已也則又以已爲以後篇木若以美然不以急乎不以泰乎皆以已通用例觀之辨疑說似難信以羊易之。杜夷幽求曰齊宣見屠宰羊哀其無罪以豕代之 太平御覽引唐書高宗狩於陸渾晚次御營望見大官烹宰供膳謂侍中許圜師曰彼羊無罪就戮今欲以死獸易之可乎圜師對曰昔宋文侯見人欲將牛斃鐘因曰吾觀此牛穀餼無罪而就死也乃不斃鐘

陛下取已死之鹿代欲刳之羊則堯舜之用心也

君子之於禽獸也六句。賈子新書禮篇曰禮聖王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嘗其肉故遠庖廚仁之至也。大戴禮保傅篇曰於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嘗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南齊書竟陵文宣王子良諫射雉疏引禮云聞其聲不食其肉見其生不忍其死

按大戴保傅篇卽自賈子採錄而篇置不同文亦小異。蕭子良引稱爲禮以其已入大戴書故矣。而賈氏原書何亦稱爲禮也。君子遠庖廚本禮玉藻文。孟子述之故加有是以二字。賈氏或因此一語遂并全段



皆億爲禮耶

子忖度之。毛詩音義曰忖本又作寸同七損反

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後漢書張皓王龔傳注引作而不能加於百姓者何

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節。後漢書注引孟子曰王曰不能不爲二者謂何也孟子曰夫挾泰山以超北海王能乎王曰不能爲長者折枝王能乎曰不能也孟子曰夫挾泰山以超北海是實不能不可彊也爲長者折枝甚易而王不爲非不能也

按此亦張皓王龔傳注所引與孟子本經大殊鄧惲傳注復引此節文却與本經無異一人一書各出如

是可見唐時孟子本視他經爲尤錯雜

挾太山以超北海。音義曰超或作趨。後漢書馮衍傳張王等傳兩注皆引文太字作泰。墨子兼愛篇挈太山以超江河生民以來未嘗有也。

爲長者折枝。陸筠翼孟音解以折枝爲磬折腰肢。四書辨疑曰舊說案摩手節此以枝爲肢體之肢字義本是然事却迂僻不可取爲長者屈折肢體止是卑幼常用易行之禮貌耳如斂手屈膝折腰之類說者宜云枝與肢通。四書質疑曰折枝或扶杖二字之訛篆文折枝與扶杖適相類。

老吾老四句。後漢紀孝安帝紀陳忠疏曰孟子有言

說苑有其字元時本所有  
作所為

老以及老幼以及幼天下可運於掌 晉書段灼傳引  
孟子曰吾老以及人之老吾幼以及人之幼亦無句首  
老幼字 晁迴客語引孟子於老吾老上雜入中庸仁  
者人也四句

天下可運於掌。意林錄孟子曰敬老愛幼推心於民  
天下運掌中也下便接故推恩二句 後漢書注引孟  
子天下可運諸掌何爲不能加於百姓乎

故推恩足以保四海四句。說苑貴德篇引孟子曰推  
恩足以及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古人所以大過  
人者無他焉善推所有而已

以若所爲三句。後漢書劉元傳注孟子對梁惠王曰

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本求魚也誤齊宣爲梁惠弱固不可以敵彊。宋高宗石經彊字作強

蓋亦反其本矣。石渠意見補缺曰蓋當盍字之誤物觀孟子考文補遺曰足利本蓋作盍

則無恆產因無恆心。宋人讀書隅見引孟子曰無恆產者無恆心無恆產而有恆心惟士爲能

放辟邪侈。音義曰侈丁本作移

是罔民也。音義曰丁作司民

按移與司義無可解丁本有然謂必丁氏偶誤而後篇答滕文公問辭音義亦云侈諸本作移罔或本作司則二字誤不獨丁氏一本且不獨此篇一處矣

必使仰足以事父母。後漢紀馬融曰古之足民仰足以養父母俯足以畜妻子

則盍反其本矣。古今韻會曰盍或作蓋孟子則蓋反其本矣 洪武正韻亦引孟子則蓋反其本矣 字義總略曰盍盍二字古通用今以則蓋反其本矣妄改作盍誤

按蓋與盍未應通用以語氣玩之上云蓋亦猶帶疑辭此云則盍乃是決辭一層鞭進一層用字各有意義未可輕信近代字書漫爲移易

樹之以桑。宋石經樹諱作植

可以衣帛矣。荀子大略篇注引文矣作也

百畝之田勿奪其時。荀子注引作無失其時  
按彼注引下文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與前章數口  
無饑文異故以斷屬此章

蘭谿葉維熊校字